

我會愛你，就像你愛我一樣

今天，是個溫暖的日子。祝福天下母親幸福安康！這兩天，可能已經被各種關於母親的帖子刷了屏。“網上盡孝”的背後，縱然有奔波打拚、兩地相思的無奈，但仍要記取：韶華易逝，親情難負。這世上最美好的事，莫過於我已經長大，而你還未老；我有能力報答，你仍然健康。特殊的日子，我們拿什麼送給最親愛的媽媽？

母愛，我們還不盡的虧欠
懷胎十月，
母愛是每日焦急而幸福的等待，
是第一次聽見我心跳時流下的眼淚，
是被我調皮的踢打折磨得夜不能寐。
襁褓裡，
母愛是被我的啼哭驚醒的日日夜夜，
是每天幫我洗好晾干的尿布成排，
是被我第一次咯咯的笑聲逗得欣慰的臉。
咿呀學語，
母愛是耐心地教我認字、數數；
扶着我走出人生的第一步路；
聽我第一次叫出“媽媽”時的眼眶泛紅。
青春期，
母愛是打在臉上的第一記耳光，
是我摔門而出後的震驚、落寞，
是我認錯後她倔強的沉默，而後強忍住孩子般委屈的淚水。
外出來學，母愛是火車站台上目送的背影，
是堅持收看異地的天氣預報，
是每一次電話里的噓寒問暖、“喋喋不休”。
工作時，母愛是每一次團聚時的大魚大肉，
是每一次欲言又止、小心翼翼地問起男女朋友；
是生病時讓所有人瞞着我，微笑着說，一切都好，勿念。
結婚了，
母愛是為我親手縫的嫁衣，
是日夜操勞準備好的豐厚彩禮，
是大包小包寄來的家鄉的油鹽柴米，
是與愛人爭執後，希望用護着對方換來將心比心。
直到親為人父人母後，
我們才知道，
母愛是天，
是我們一生也還不盡的虧欠。
愛別等，孝別遲
打一通電話，陪她吃頓飯、聊聊天……
有生之年，待她好些。
我們能報答她的，唯有陪伴。
我拿什麼報答您，媽媽



憶母親

母親去世十周年的忌日就要到了。經常想到她老人家在世時的一些往事。偶爾還夢見她在娘身邊拉家常。

母親具備中國勞動婦女的所有美德，勤勞，善良，亦不乏明智，堅強。她老人家一輩子只想著與人為善，不願麻煩別人，包括自己的孩子。她活到九十一歲，還獨立生活。

我曾經把她接到我工作的學校住過一段時間。有空就陪她看看電視，說說話。時間一長，她覺得影響我的工作，也想念村上的老妯娌們，就讓我又把她送回了老家。

我在老家住過的是半畝多大的一個院子，正房四大間，帶走廊。偏房兩間，大門一間。房前，靠西牆栽了一株大

大的無花果樹，方圓數米，結果子很多，總是有人摘，也總是有爛掉的。別的空地上，還有一些菜畦。母親回去，就在那里住。

她人緣好，四鄰八捨的孀子大娘老嫂們都愛到那里找她玩，聊天，打牌，老年那種紙牌，長條的，現在不常見，很難買到，用來用去，都磨損的看不清字了。我偶爾在農貿大集上碰到賣的，一下子給她買了兩副。

從早晨就有人來，到夜里很晚才陸續散去。她們也幫母親干些家務，母親拿出孩子們孝敬她的點心水果的給她們吃，有時候還在那里吃飯，整天嘻嘻哈哈，像俱樂部一樣。

我把母親接出來的日子，家里的老人們也都不習慣，覺得彆扭。回去後，就皆大歡喜，出來進去的人不斷，過節一般。

三弟就在後院住，早晚到那里坐坐，打打水，干點家務。哪幾天母親身體不舒服，他就睡在母親旁邊的小床上，缺什麼東西，或者有別的什麼事，就給我打電話。

我每周回家一次，偶爾有事耽誤，最多不超過一月。回去時，給母親帶些

她喜歡吃的東西，留些零用錢。母親算計著我該回去了，就盼望着。

我一回去，母親就忙著做我喜歡吃的飯，自己很少吃，一定要看著我吃，還像小時候一樣。我知道母親的心，不管餓不餓，就儘量多吃，讓娘高興。

母親到老不糊塗，就在去世的前兩年，一次我回家時，臨走依依不捨地送到大門外，囑咐：“你也不是小年紀兒了，不用老往家跑了！也怪累的。”感動得我趕快背過身去，怕眼淚掉下來，讓娘看見不高興。

經常是母親坐在圈椅上，我搬個小凳子，坐在她跟前，雙手撫膝，牽著娘的手，抬頭看著娘慈祥的臉，拉家常。享受那份兒溫馨。回校後用一首小詩記下當時的心情：“家事國事恩怨了，雲聚雲散兩茫茫。德如山高小天下，情似海闊融千江。”

母親離開我整整十年了，我無法到她老人家膝前盡孝，寫下以上的文字，表達我的懷念。

娘！你在天堂過得好嗎？

作者李民增：退休中學校長，作品在國內外報刊發表，獲獎，被選入多種版本

那一日，在菜場里不經意遇見，一群細細碎碎的花開在婦人的三輪車里，不惹眼，不張狂，卻充滿十足的煙火氣。於是心里便日日想著，到菜場里逛一逛，只為再次遇見。槐花，久違的槐花，不知多久沒有相見了，差不多有十年了吧，彷彿從記憶里悄然遁去，怎么也尋不見踪影，如今再遇著，如遇一位老友，心生歡喜。

小時候，老家院門口有一棵槐樹，是洋槐。虬枝盤旋，繁葉婆娑，遮天蔽日地覆蓋了大半個院落。微風中，滿樹的繁花，閃著銀光，一串串，一朵朵，綴滿枝頭，把枝頭壓得彎彎，輕輕搖晃。春夏交替的季節，潮濕的空氣中到處彌散著甜絲絲的香，馥郁濃密，沁人心脾，彷彿整個村莊都被融化。

槐花樹下，是孩子們玩耍的樂園。女孩子在樹下跳皮筋、踢毽子，男孩子爬樹、捉迷藏。微風拂過，槐花紛紛揚揚落下，落在發間，落在眉頭，也落在童年的心里。我們閉上眼睛，伸開雙臂，在樹下旋轉，一邊撒下銀鈴般的笑聲，一邊奔跑著歡呼雀躍。

母親坐不住了，找來竹竿，綁上割麥用的鐮刀，高高地舉起向沉甸甸的槐花枝頭，使勁一拉，一枝一枝的槐花枝

便啪地一聲落在地上，激起清脆的一聲響。哥哥姐姐飛奔到跟前，小心翼翼地吧枝條撿到籃子里，而我，則迅速地拿起一枝放在鼻尖輕嗅，任憑氤氳的香氣



槐花飄香

一點一點游進鼻腔，將我沉醉。

母親將籃子拎回家，在門庭下摘拾乾淨，然後把槐花洗淨晾干，拌上適量白麵，加入調料大火蒸煮，還未出鍋，沁人的槐香便已飄散一屋，待出鍋後，再用蒜泥辣椒調拌，放上香油，期待已久的槐花蒸菜便可盡情享用了。至今那飄着淡淡清香，軟綿綿清甜的味道還淺淺地活在心里，是那麼熟悉。果真童年的味蕾是最容易征服的。

蒸完槐花，母親會把多餘的槐花用來釀制槐花酒，槐花酒具有降壓、健胃和消炎的功效，那時父親常喝。有時母親也會把槐花陰乾收藏，等到冬季，用槐花做餡包餃子和包子給我們吃。那時家家生活都不寬裕，槐花餃子和包子算是一頓十足的盛宴。槐花就像一位不離不棄的朋友，在飢寒交迫的年代，為我們送來了溫暖的炭火。

那時，幾乎家家牆角屋邊都是種有槐樹的，有時也不是特意栽種，只是一棵幼小的樹苗在侵染了人間的煙火氣後，拔地而起，頑強地生長成參天大樹。而槐花，更是在高處低調地盛開，沒有牡丹的雍容華貴，也沒有月季的嫵媚多姿，卻是開在塵世里最溫暖的花朵。

如今，老屋不在了，老槐樹也倒了，槐花伴伴的歲月，也漸漸遠去了。它們就像患難中風雨與共的老友，一同經歷了苦寒的日子，在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瞭，卻悄然退到歲月深處。但我想，不管世事如何變遷，它們依然將活在我的生活中、記憶里。

作者李同領：筆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至今已在全國報刊發表文章 200 余篇。多篇文章被選入各種文集。

報

坑里這全裸的男人是與按摩女“激情”後掉下去的，宋立沒想到是他，這方臉給宋立印象太深了。

三年前，為宋立的表姐追回土地補償款的事，當科長的方臉竟要宋立的表姐“特別感謝”他，被拒絕後他硬拖着不辦。宋立幾次找到這方臉，他竟提出追回的錢他要一半。

此時，方臉沒認出宋立，他求宋立將他拉出坑。沒人幫助根本出不了這深坑。手機被女的拿走，衣服在坑上面。

宋立心里罵：你也有今天！他問：“張局長，你還認識我嗎？”宋立知道他當了副局長。

方臉搖搖頭說：“兄弟，拉我上來吧。”

宋立嘲弄地說：“不說說條件嗎！”

方臉說：“兄弟，五百元，怎麼樣？”

宋立根本沒辦法拉他上來，就想看他那狼狽像。

“八百元怎麼樣？”小方臉又說。

宋立說：“我不要錢，你只要想出你做的對不起我的事。你要快些想呀，天快黑了。”

“裝修辦公樓時收你的回扣多了？這好說，回去全退給你。”方臉問。

“卡了你家果園的地？要不是少批給你家宅基地了？”

……方臉一連說了好幾件事。

宋立把方臉的公文包丟下坑說：“把你想到的寫在紙片上，一次寫五件，寫出來了我就拉你上來。”

方臉一次寫五件，一直寫到第 35 件。宋立用藤將那些紙片拉上來，一看有許多是“玩”求他辦事的女人的事。宋立越看越氣憤，他冷冷地對方臉說：“在里面歇着，我叫人拉你上來。”說着就走了。

這天深夜，“110”警察接到用公用電話打的電話後找到了方臉。第三天，檢察院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有方臉親筆寫的自己的犯罪情況。



微小說

張方不知什麼時候得這怪病的，一沒職務就生病，一給他任命職務病就好。

據說他這病已有三十年的歷史，是一個偶然機會發現的，那時近三十歲的張方工作積極、吃苦耐勞，可幾次車間提撥副班長都沒他的份；一天張方勞累過度病倒了，一病就是好幾天。也恰好這時他們班的副班長調到別車間去了，鑒於張方一貫的表現，廠里讓他當了副班長。說也奇怪，張方的病很快就好了。

從班長到車間副主任，再到車間主任，再到局里的科長、副局長、局長都是這樣的！只要他沒職務就會生病，一旦任命書一下來他的病就好。

到了五十六歲那年，因為幹部要年輕化，已經當了兩任局長的張方這局長是怎么也當不下去了。

下來後，張方又病了，住院半個月也不見好轉。

這天，張方的老伴拿着一個紅頭文件來到他的病床前，念：“張家發【2002】第 1 號文件，《關於張方同志的任命通知》。經研究決定，任命張方同志為張家家長（正廳級）……”

老伴念完後，張方看了那文件，確實是紅字印的文件頭，內容也跟老伴說的基本一樣，還蓋了一個又紅又圓的章。

沒過兩天，張方果然就病癒出院了。

一天，張方那九歲的孫子有一個驚奇的發現：爺爺那任命文件後蓋的那印，

是奶奶用他的象棋的棋子蓋出來的。

路燈又壞了

快到過年的時候，劉南家門口與對門方局長門口共用那路燈似乎在意料之中地又不亮了。劉南已有去年的“教訓”，自然知道這路燈黑的“重要作用”，絕不會像去年那樣傻乎乎的去修那路燈。

這一年中，對門那方副局長“轉正”當了黨組書記、局長，而本來有“遠親不如近鄰”優勢的劉南卻在兩次幹部提拔中沒名，極可能跟去年處理這路燈的事有關。

劉南現在也覺得自己去年太“愚鈍”了，竟傻乎乎地去修亮那黑了的路燈，給到方局長家“拜年”的人不方便。

因此，他現在就讓那路燈這麼一直黑着。幾天後，劉南下樓時遇到上樓的方局長。方局長對他說：“小劉，你看要不要找個人把我們門口那路燈修修！”

劉南一聽多少有些尷尬，他不知道方局長是挖苦他去年過年時不適時宜地修路燈還是“試探”他的靈活性，忙說：“方局長，這大過年的去哪找人修！過完年我一定找人來修。”他不能表現出為討好領導而有意不修。

可剛過完年，辦公室馬主任就嚴厲地批評了劉南：“你家門口那路燈不亮你不修也不報告辦公室去修，這大過年的路燈不亮方局長多不方便呀！”

讓劉南奇怪的是馬主任怎么都不應該連“路燈亮着會給去送禮的人造成不方便”這“道理”都不懂呀。更讓劉南奇怪的是局里過年後提拔的人中仍沒有他。

劉南帶著這路燈的疑問請教了一個同學。這位同學指點劉南說：“現在誰還往領導家里送禮呀！”

看着仍一頭霧水的劉南，這位同學告訴他：“現在都是送到領導車子的後箱里，由領導自己拿回家的。”

作者韋健華：廣西作家協會會員。先後發表文學作品 1000 余篇，作品多次在全國各級評比中獲獎，並被選入數十部文集，著有長篇小說、小小說集多部。

母親 (散文詩)

以潔白的乳汁哺乳兒女；以柔甜的搖籃曲唱大兒女；以寬厚的手掌扶起兒女。兒女是你注目的開發區，永遠走不出你的視線，永遠逃不出你關注的眼。

在兒女的心田里，母親，你的目光最暖，你的胸懷最廣，你的心腸最好，你的付出最多，你的囑咐最細，你的話語最親。

母親，這個名詞為何常被形容詞形容？為何總被動詞牽引？

母親，樸實無華的母親，是你用永不衰絕的力，把繁重枯燥的家務挑起，是你用永不枯竭的愛，把家的屋脊支撐起。是你哺乳了兒女，是你哺乳了人類，是你哺乳了世上最美最真摯的親情。

母親，沉重的日子過早地織密了你滿臉的艱辛。生活的細節深深地刻滿了你善良無私的印迹。像一只正在吐絲的春蠶，似一場滋潤禾苗的春雨，你以一雙牽動日子的手，認真地編織着生活的甜蜜，以一顆熾熱的心，辛勤地創造着偉大和神奇。

苦了一輩子，如今，背駝了腰彎了，滿頭銀絲，兒女們誰不為你落淚傷心？母親啊，用所有的形容詞來形容你，總覺得很度；用所有的動詞來牽引你，總顯得不夠。笨拙的筆，總是描寫不好自己偉大的母親。

作者裴國華：系雲南省作協會員，雲南省詩詞學會會員，《呈貢詩詞》主編。1991 年開始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作品，至今已在國際國內 100 多家報刊雜誌發表詩歌、散文、散文詩、報告文學、歌舞、小品、歌詞等作品 1000 多件。並獲省市、國家級獎。



中國讀者來稿

